

▶廣州藝術博物院大廳。



於珠江之畔、「小蠻腰」廣州塔的身旁，在二〇二三年底又添一處藝術新地標——廣州藝術博物院，也稱廣州美術館新館。它不僅是廣州文化版圖上的耀眼明珠，更是城市藝術氣質與現代建築美學交匯的呈現。

新館由世界知名的德國赫爾佐格與合夥人建築設計事務所攜手華南理工大學、廣東省建築設計研究院聯合打造，設計靈感來自嶺南春日裏最具代表性的木棉花——整座建築宛若一朵水面盛放的木棉，輕盈、靜謐，又充滿力量。這份設計不僅呼應了廣州「花城」的文化意象，也讓藝術館與自然景致完美融合，如一件橫卧在珠江邊的巨型藝術品。

作為廣州新中軸線上的文化重鎮，新館以更開闊、更現代的姿態延續藝術傳承。館內空間層次分明、光影流轉，無論是常設展還是特展，都將藝術作品巧妙地融入建築空間之中，讓觀者得以穿梭於藝術與建築的對話之間。特別是多媒體展示技術的應用，使展覽呈現方式更為立體與沉浸，讓傳統與當代的作品都能找到打動人心的語言。

走進展館，每一個細節都透露出誠意。不僅展品精選、布展精緻，連參觀動線都考慮周到，環境安靜而舒適，為觀眾提供沉浸式觀展體驗。而館內的咖啡廳與紀念品商店也別具心思——咖啡香氣與藝術氣息交織，在一場視覺盛宴之餘，還能來一杯廣州味的慢時光；紀念品設計則結合館藏與羊城文化，令人無法空手而歸。

廣州藝術博物院新館，不僅是一座展示藝術的殿堂，更是城市記憶的延伸、文化精神的體現。在這裏，藝術不再只是高高在上的「作品」，而是一場關於生活、美學與城市對話的流動盛宴。

逢周一、二見報



可樂解碼

盛夏蟬鳴，酷熱難耐，什麼解暑方法都比不上拿起一瓶冰鎮可樂。「咻啦」一聲，隨着氣泡你追我趕向上湧的壯觀景象，趕緊灌下一大口，喉嚨瞬間被蠻橫沖刷，碳酸在口中炸裂迸發，堪稱本季最感人的救贖。

多數人都會對這感覺上癮，卻少有人知道，手中那再熟悉不過的「快樂水」，原來並不是「全球通用」。可口可樂，這誕生於一八八六年亞特蘭大一家小藥房裏的棕色糖漿，早已在命運齒輪瘋狂轉動的同時，換上了入鄉隨俗的百變面具。

若論全球可樂愛好者們心中的「白月光」，墨西哥版本當仁不讓。秘訣全在純粹的蔗糖，就連發源地美國都因成本問題悄悄轉向玉米糖漿，唯有它堅持來時路，蔗糖分子帶來的甜味純粹清透，口感不複雜厚重，是傳說中宇宙最經典的一口。雖然老大哥美國頗有爭議，但一衣帶水的加拿大卻宣稱自己的版本更勝一籌，有着清亮透徹的甜味，以及宛如落基山脈般，風雪凜冽的氣息。走出北美，歐洲版簡直讓人眼花繚亂，至今還在品評榜單上蟄伏。比如英國可樂被詬病的疲軟氣泡，德國可樂的中規中矩，讓很多人偏想要「迎難而上」，一試究竟。

目光轉向東方，不可思議的是，中日韓泰的配料都不一樣。日本可樂以氣泡見長，入口瞬間的「殺傷力」極強，但後勁比較清淡；而韓國版和泰國版被網友笑稱為「奇異兄弟」，一個聞起來稍顯怪異，一個喝起來泡少味淺，如果不是好奇心強，不建議嘗試。內地的可樂，則在保留經典配方之餘，加入了葡萄糖漿，氣泡感介於日韓之間，既有活力，也不會過分刺激；相比之下，香港地區用純蔗糖做甜味劑，口感平衡，被譽為墨西哥外的「亞洲之光」。

逢周二、三、四見報



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原著的電影《長安的荔枝》近日在內地熱映，影片借嶺南荔枝那抹誘人的殷紅為引，巧妙鋪展開大唐盛世的繁華長卷。而其中對古代職場困境的精準描摹，以及對王朝興衰更迭的深沉感慨，在歷史的塵埃中挖掘出觸動人心的情感共鳴。

主人公李善德，年輕時憑才學入仕，成為長安城裏薪資微薄的基層公務員，在加班與房貸的壓力下艱難維生，卻被同僚與上司聯手推上「荔枝使」的位置，被迫承接一項近乎不可

提起趙瑞蕨先生，人們馬上想到的是詩人趙瑞蕨。確實，早在青年時代，趙瑞蕨就「投身」詩歌事業：高中時開始寫詩，大學時和愛好詩歌的同學一起結社。他自己直言「長期以來，我和詩歌結下了不解之緣，把它看成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他不但出版了詩集《梅雨潭的新綠》，晚年還自創「八行詩體」，寫了一百五十首《詩的隨想錄》在《香港文學》發表。除了詩歌創作，趙瑞蕨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表現出的「詩意」想法和「詩性」行為，也強化了他的詩人身份。

然而除了是位詩人，趙瑞蕨還是

即使沒有接觸舞台表演藝術，我估計仍有不少香港市民認識鍾景輝博士King Sir，他被譽為香港的戲劇大師。King Sir近年深居簡出，但仍為香港戲劇藝術作出貢獻。King Sir前陣子將二百多件個人戲劇文獻，捐贈給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作永久館藏。該批史料包括King Sir歷年參與及收藏的舞台劇及電視劇劇本、翻譯手稿、製作檔案、演出場刊、照片、剪報等，涵蓋他從上世紀中葉至本世紀初段的藝術貢獻。我期望大學圖書館整理該批文獻之後，將來能夠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觀，更甚是讓年輕藝術家

幸福老人有四寶：老伴、老窩、老底、老友。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換代

最近因為照相需要，把用了三年多的手機換成了另一款以照相出名的手機。新機上手一個多月，並未有太多換機的喜悅，反而對替換手機本身這個行為多了一絲疑惑，我的手機真的到了應該更換的時候嗎？

記得在幾年前，換手機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行為，似乎兩三年不換手機，便已經有許多新鮮功能跟不上時代，翻出躺在家中抽屜的舊手機，似乎也足夠輕薄，但不論是照相、屏幕，抑或是電池續航，都已經與現在的新款不可同日而語。記得在多年前，國產手機橫空出世，小米以性價比打開年輕人市場，華為以質量與商務感瞄準工作人士，蘋果則以穩定與易用性獲得女性的青睞。彼時的安卓系統手機，使用幾年後就會變得卡頓不已，影響體驗，而蘋果系統手機則會變得電池不再耐用，需要「一天兩充」。

但隨着科技的不斷進步，手機也變得更加耐用，變得不再卡頓，系統

逢周一見報



一顆荔枝裏的古今長嘆

能的任務。即便歷經艱險找到轉運之法，又因不懂官場「利益均沾」的潛規則而蒙冤下獄，最終靠着高層博弈的縫隙才僥倖完成使命。這種跨越千年的生存困境，與當下現實形成了奇妙的呼應，令不少觀眾感同身受。

不過，職場共鳴僅是影片的表層表達，其深層歷史意涵更聚焦於王朝轉折期的權力運作與民生隱痛。荔枝運輸的困境，既源於技術限制，更源於人事羈絆。朝廷各部門內訌推諉、尸位素餐，將責任如皮球般踢來踢去；右相楊國忠「流程是弱者規矩

是詩人也是學者

名學者。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趙瑞蕨就在大學任教，並在外文系和中文系都教過書——他的研究領域自然也兼及外國文學和中國文學。趙瑞蕨的學術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比較文學、浪漫主義、魯迅研究。雖然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以追溯到梁啟超、蘇曼殊的時代，但這一研究領域的真正興起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後，趙瑞蕨以自己的研究實績參與了「新時期」比較文學研究的倡導和實踐——他提出「魯迅是現代中國最早、貢獻最大的比較文學家」、「一九〇七年是中國比較文學起步的一

King Sir藏書寶庫

做出研究，為本地戲劇藝術增添色彩。

該等文獻如何重要？其實就是印證King Sir曾對香港戲劇界開創的革新潮流。上世紀中葉本地的舞台劇雖有不少演出，但留學回港的King Sir卻為本地劇壇帶來革命性的藝術風格。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為其時名為香港浸會學院導演《小城風光》，明確展示了現代劇場表演特色。King Sir亦曾親身飾演劇中的主要角色「舞台監督」，劇中「舞台監督」指着演區上的一些簡單籬笆說：「這些是布景，是為了那些覺得應該有布景的觀

寂靜大草地

英格蘭的兒子家臨近多佛白堊懸崖，上半年我們曾去住了一段時間。住家周圍都是獨立屋，植物繁茂，路上卻是人跡稀少。英國人除了返工，許多時間留在家中活動，他們也喜歡在運動方面花費時間，有位鄰居老伯是玩着舢舨帆船長大的，他曾建議我兒子買個舢舨帶孩子們下海。

居住地小鎮被遼闊草地包圍，我們去時正值春季，草地似調色板五顏六色，成群牛羊點綴其間，海鷗在頭頂翱翔呱呱。草地一片連一片數百里之遙，通往

個性美的妝容

什麼是個性美？簡單的說法，就是個人獨特的氣質和魅力，這不一定是指擁有美貌的外表，而是個人內在的品質通過獨有的方式展現出來，就可稱之為個性美。

女士們有些喜歡獨特的妝容，也有喜愛偽素顏的妝容，這是兩種不同效果的美妝，所謂偽素顏，就是像沒化妝但卻很漂亮的自然妝容，而獨特的妝容，也不一定是濃妝艷抹，而是個人比較傾向一些與別不同的妝感，追求時尚潮流的美容觀點。

不是每位女士都可隨意營造出偽素顏或獨特妝容的效果，這方面重點在個性發揮上，特別是獨特妝效，化妝品呈現在臉上的整體感覺因人而異，專業的美容師可以為不同類型的藝員塑造出特有的效果。所以流行妝容是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本身是否適合一些比較特別的妝感，不要為追求時尚，化一個並不適合自己的妝容，就跟時裝搭配一

舉」，在上位者眼中也不過是尋常之物。

走出影院，盛唐的荔枝香早已飄散，但故事背後的社會法則古今相似，發人深省——但願歷史不再換妝重演。

逢周二見報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一見報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四見報

衣尚 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漂遊記 杜若

逢周一見報

責任編輯：常思源